

予

舒群《满洲的雪》

他找到了那一面旗帜

本报记者 张晓丽

踏上寻找舒群足迹之旅，是一个深夜。行驶了一宿，清晨，火车停靠在哈尔滨东南50多公里处的阿城。这里是舒群流徙一生的起点，那诞生他的茅草屋早已不在，只有哺育他长大的阿什河还在。

1913年秋，一个在阿城挣扎求生的贫苦工人家庭迎来了家里的第四个孩子。“李书堂”是后来以“舒群”闻名于世的这个孩子的名字，即便生活是望不到尽头的无边苦难，父母仍愿将生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孩子身上，寄托于“知识改变命运”的热望上。

然而，贫寒的家境常常意味着颠沛流离，舒群的学业总是被迫中断。随着父母辗转于阿城、一面坡、哈尔滨等地，绵延几百公里的沃土及磨难不断的社会体验，是他此后创作中不竭的灵感源泉。

在一面坡，舒群结识了朝鲜孩子果里，得到了苏联女教师的热心帮助，进入中东铁路苏联子弟中学读书。这些人物都成为舒群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原型。

在哈尔滨，舒群完成初中学业之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前夕。事变不久，他投身抗日义勇军部队，投入抗战的洪流。战火将舒群淬炼成一名出色的战士，丰富的见闻支撑他后来写下《战地》《誓言》等小说。

旗帜，是舒群小说中汇聚认同的焦点。他在多篇小说中都将国旗作为推进情节的抓手和引发高潮的关键。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它的消失意味着国家的沦亡：“这城的旗帜，失去了祖国的旗帜，我……我失去了一切的自由。”

舒群的挣扎与流徙，何尝不是为了追寻心中的那面旗帜。他离开军队，转而参加第三国际中国情报组，继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终于找到了那一面旗帜，找到了人生方向。

“黑人呵，你们没家没国，家呵，已被白人侵占，你们都是流浪在天涯，生活在主人的脚下。”不难从舒群的诗作中听出弦外之音，他曾用笔名“黑人”发表诗歌，一方面是因为皮肤黝黑的他被朋友戏称“老黑”，更主要的是他认为处在社会底层的自己与国外饱受欺压的黑人实勘比拟。

飘荡樱花的南国、长满荒草的塞北终究容不下心怀旗帜的舒群。舒群更不是静静等待暴风雨过去的人，而是风雨中的斗士。为了心中的那面旗帜，他逃往青岛，在狱中写出《没有祖国的孩子》。他辗转来到上海，幸逢作家白薇，以“舒群”为笔名发表《没有祖国的孩子》，激起强烈反响，被推为“国防文学”的佳作。他紧紧攥着恐失去了祖国的人们的心，佳伸出对民族历史命运的深沉思考，唤醒民众，教育民众。

荒烟蒙蒙，苍山渺渺，迷途漫漫，伴藏于梦里的颠沛流离时时涌出，上世纪30年代，流亡的舒群勤奋写作，他的多数代表作都在这一时期完成。

七事变爆发后，舒群受党的委托，去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工作，担任八路军随军记者兼朱德的临时秘书。1938年，在武汉创办《战地》刊物。1940年到达延安，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位于阿城城南的舒群纪念馆里，舒群的铜像矗立着，他的目光深邃，望向远方。他的身后是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还有沉甸甸的“人民作家”身份。

雪常常是红的

“如果有画家，去满洲画这夜景，必须多带白色，不然在齐备的色料中，会感到欠缺，或者白色以外，几乎都是多余的。红色，现在也是必须的，让画家更多地带去；因为现在满洲的雪，常常是红的——满洲的人的血，满洲的人的命运，需要画家的红色表现。”——小说摘录

舒群是极爱雪的。他常常在小说里用雪为悲情的故事造势，凸显国破家亡、备受凌辱的破碎感：“四处没有一株老树，没有一条艳丽的色调，所有的只是一些凸起的雪包——不知那是被雪遮埋了的草堆，还是失去了主人的坟墓？”

在《满洲的雪》中，舒群最初将雪写得无比美好：它是美的梦，是伟大而圣洁的。随着情节的递进，雪被不断地赋予新的象征：它既是白的雪，同时也是红的血。

黑龙江大学副教授付立松解释：“接连不断的战争让圣洁的雪染上了洗不尽的血色。”

扰人睡眠的雪

“雪遮没了一切象形与彩色，雪化了一切：雪的海，雪的沙漠；她迷失在雪园之中，走着一条雪的小径。”——小说摘录

舒群是偏爱女主角朱琳的。在朱琳的形象设计上，作家采用了文本拯救。朱琳虽是汉奸之女，却生活在“隔离世界”中，她的心是雪色的、纯洁的，因而她是可被拯救的。

与作者在其他小说里塑造的悲惨的女性角色相比，朱琳是少见的被呵护的存在。即使被绑架，也并非来自真正的“敌人”。在这一过程中，朱琳不仅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甚至处处受到优待：雨文与几位同志为她布置舒适的房间，买下鲜花为她装点房间，在众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为她供给牛奶与面包。

作为“幸运”的女主角，舒群在文学世界里为朱琳改写结局。付立松说，朱琳是那个时代女性得以思想解放、勇敢踏上自我救赎之路的范本，更是需

要被唤醒的民众的象征。在被绑架的第一天夜里，惶惶然的朱琳做了一个关于雪的梦。“她从未见过一次这样的大雪。她更不曾想到自己走着一条雪的小径，断在雪山的山底；仅有的一条归路隔绝了。”作者所描写的梦境如同朱琳被绑架的处境。这绑架，令她第一次走出“隔离世界”，产生了不敢认清现实的恐惧。

在被绑架的第二天，朱琳被沙砾一样打在玻璃上的雪吵醒。从“雪是扰人睡眠的”，到“雪是扰着安于满洲睡眠的睡者的”，作者用雪的“扰眠”预示着朱琳的觉醒。在这一天中，经过对抗日义勇军的进一步认识，对父亲的失望与认清，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目睹……朱琳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她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选择成为一名同志，成为同雨文一样的人。这天夜里，“她紧闭了眼睛，让窗外的风雪之声给她催眠”。这时家乡的雪不再扰她的睡眠，反而为她催眠，此时她的灵魂尽归更大的归宿——祖国。

要被唤醒的民众的象征。

在被绑架的第一天夜里，惶惶然的朱琳做了一个关于雪的梦。“她从未见过一次这样的大雪。她更不曾想到自己走着一条雪的小径，断在雪山的山底；仅有的一条归路隔绝了。”作者所描写的梦境如同朱琳被绑架的处境。这绑架，令她第一次走出“隔离世界”，产生了不敢认清现实的恐惧。

在被绑架的第二天，朱琳被沙砾一样打在玻璃上的雪吵醒。从“雪是扰人睡眠的”，到“雪是扰着安于满洲睡眠的睡者的”，作者用雪的“扰眠”预示着朱琳的觉醒。在这一天中，经过对抗日义勇军的进一步认识，对父亲的失望与认清，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目睹……朱琳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她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选择成为一名同志，成为同雨文一样的人。这天夜里，“她紧闭了眼睛，让窗外的风雪之声给她催眠”。这时家乡的雪不再扰她的睡眠，反而为她催眠，此时她的灵魂尽归更大的归宿——祖国。

护卫家乡的雪

“满洲的雪固然是寒的，但也不怕太阳，满洲的雪，是世界稀有的，它有着倔强的个性，它加强着满洲无数反抗者斗争的精神。满洲的雪，是保卫满洲的最忠实的护卫。”——小说摘录

男主角雨文，是走上抗日道路的学生，是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抗日义勇军战士。雨文就是舒群个人形象的投射。《满洲的雪》取材于舒群早年经历，九一八事变的炮声过后，舒群毅然拿起枪杆，投身抗日队伍。这支队伍虽有编制，却无军费，形同义勇。筹款、捐枪、扩大队伍……舒群都不陌生。

小说的开头是对雨文的描写：“他不过是学过海军的学生，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而已。”“他既未参加过战争，也不曾走过战场的边缘。”而舒群在初中毕业后，也曾进入当时的哈尔滨商船学校读书。雨文想象中的欢呼，做“祖国之魂的保护

者”，同时也是舒群的独白。

起初，雨文“就是雪的化身，雪的使者”，在故事的第三天，作者将雪再度拟人化，并夹带着形象的预示：太阳融化不了故乡的雪，雪是无数反抗者的化身，雪是保卫故乡的最忠实的护卫。

小说中虽然只出现了几位抗日义勇军战士，我们却可以从获取抗日义勇军的信息：若行动成功，抗日义勇军战士们可以吃一次两次的饱饭，饥饿的枪支的枪膛，也可以多装几粒子弹；喝下烈酒，以酒的温暖抵抗寒冷；美好外衣的里面，只有一身廉价的衬衣和衬裤——已经污脏，而且破碎；咬着好像几天以前的陈旧的馒头，吃得格外香甜……虽然艰辛，但他们如同一家人，寒冷如同钢针，他们却无所畏惧，因为他们的血热，而且怀有一种可以压服冰冷的热望。

文章的结尾，朱琳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成为保卫家乡的最忠实的护卫。



舒群身后是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还有沉甸甸的“人民作家”身份。

制图 董昌秋

不能忘记的雪

“如果有来自满洲的歌者，让他唱一支关于雪的歌。这歌会告诉人们景色的美丽和美丽而诱人的雪；雪的记忆，雪的梦想，同样可以使人们的灵魂飘荡——雪的想念，是苦人的，但又不能忘记。”——小说摘录

东北是一片纯粹的土地：夏天所见，绿野无垠；冬天所见，大雪弥漫。人人都爱它的纯粹，爱它绿色的产出，更爱那雪天一色的空灵。尤其是那些有家不得回的流亡者，他们只能在梦里拾起雪的记忆碎片，再把梦里的雪缀入诗篇。

舒群笔下故乡的雪“是奇景，是一切奇景幻变的根源……永远是诱人神往的，这世界上的奇迹……永远是赏识者的梦，美的梦。”

当这一字一句对雪的表白在鼻尖晕染开来时，彼时的舒群身处遥远的南方。也许是在草长莺飞的三月，暖阳和绿意映入他的眼眸，却未能温暖他的心境；也许是在闷热难耐的深夜，蛙叫与蝉鸣传

入他的耳畔，却未能吸引他的心神。他沉醉于遥远记忆中故乡的雪夜，呢喃着绘就了这一白色与红色交织的篇章。

对故土的思念，是一杯心酒，越酿越苦涩。多年的流亡，从祖国的东北角到祖国的西南角，舒群在创作中无可避免地织入了绵绵的思念。他说，如果有人的诞生地是那里，一旦与故乡离得长久，他会常常呼唤起来：“我可爱的故乡！”这时候，故乡是他的朋友、他的母亲、他的情人的怀抱。这时候，东北，不是寒冷的，而是温暖的了。

雪是旅人独有的离歌，寄托了流亡者的乡愁。被铁鞭驱逐了的流亡者，记起雪，记起故乡，就会害了思乡病而疯狂。他们会为了归去，不惜牺牲。

揭开一幕幕雪景，在僵硬的抗敌救亡血脉背后，还有作者对于回归故里的渴求：他热切地期盼着抗日的胜利，好让“飞行的小鸟，可以飞来了，重新飞往它的故巢”。而他的一生，都是为了家乡的自由奋斗。

舒群：故乡的雪总有一半是红的

本报记者 张晓丽

君

担提要 TTYAO

《满洲的雪》是舒群定稿于1938年的中篇小说，讲述了抗日义勇军战士雨文为筹集抗日经费，绑架汉奸之女朱琳，引导朱琳投身抗战的传奇故事。舒群古稀之年自编文集，这一作品一度消失，各方遍寻不得，因此，遗憾未将其收录文集中。

今年7月，在《满族文学》纪念舒群110周年诞辰的特辑中，《满洲的雪》在消失了80多年后重现文坛。此幸事，要感谢一位年轻的学者，来自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付立松的潜心寻找。小说连载于1939年3月9日至5月20日《申报》（香港版）第八版。

专家支持

付立松，黑龙江双城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